

走进孩子的多语世界 (三)

- “我们的孩子是多语小孩”
- “他们生长在多语环境”

相信关注了上两回文章的朋友，就以上两点，已有了直观印象。那么，多语人较单语人有什么特点呢？这次我们就围绕实例，分析一下多语人的特点。注意哦，干货来咯……

多语人的特点

• 语言系统的整体性

神经心理语言学家相信，多语人的各语种并不由不同的大脑区域分管，而是储存在同一块区域内。这好比他们不是有好几个工具箱，而是只有一个工具箱，但里面有两套或几套不同牌子的工具。这一套少了几个尺码的螺帽，那一套的少了几个扳手，但拼起来正好是一套完整的工具。需要的时候可以两套工具搭配使用。也就是说，根据需要，多种语言在他们的头脑里是可以“跨界”的。

如果一个孩子乍一眼看上去，中文不是太好，德语也不是太好，这并不能一定说明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，也并不能表明这个孩子的整套语言系统有缺失。大概多语孩子的语言工具不是左图，而是右图吧……



• 语言混合

多语孩子会混合他们的语言——所谓的“工具混用”，或者“跨界”。这是正常现象。只是混合有好些个“混法”，不是每种语言混合的可接受度都是一样的，也不是每种都必须被纠正或进行介入。

这里列出几个例子。1至8例是我儿子各阶段的实例，9是讨论会里一位妈妈补充她女儿的实例。

1. “去turnen”，“去Spielplatz”，“骑Lauftrad”
2. eine 小水坑, noch eine 小水坑, noch eine 小水坑
3. 老师说所有小朋友要 *eincremen/eingecremt* (了再) 上幼儿园。
4. *Auf dem Teller essen* 还 *besser* 些。
5. 我 *traurig* 了。(vs. 你 *trau* 不 *traurig* 呢?)

6. 今天老师带我们 spa 了一个 zieren。
7. 妈妈，请你帮我把这个读。
8. Das ist eine was?
9. 我是一个小睡帽。

例子一拿出来，讨论会上的家长们纷纷表示“感同身受”：“对，就是这么说话的”。这 9 个例子分别是 9 种不同类型的混合，这里来跟大家逐一分析一下：

1、家长们一致认为第一种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这涉及到中文里没有对应词的“德国”事物：turnen, Spielplatz, Laufrad，如果硬要翻译成中文的话，既麻烦又不准确。这种混合方式在“留德华”里也很普遍。

2、第二种混合是“德二代”特有的混法，即虚词是德语，实词是中文。这说明他说这话时，头脑里的语言结构是德语的，只是德语的“小水坑”'Pfütze' 还不会说，便用中文代替。这种方式会随着词汇量增加而逐渐消失。

3、第三例这种混合源于引用幼儿园老师的话，因为“涂防晒霜”这句话，幼儿园老师肯定是用德语说的。有时中文德语语法不兼容，或德语词音节较多，导致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混，例如该例。我会鼓励他慢下来好好用中文说一遍。

4、第四例的混合方式术语叫做“Code-mixing 语码混合”（之前三例均属于“Code-switching 语码转换”），即已经分不清是把中文混进德语里，还是把德语混进中文里了，反正就是混得太厉害了！我表示“嗤之以鼻”：什么呀，重新说一遍！

5、第 5 例：家长普遍反映自家孩子也会这么说。这很有意思，是不是说明咱多语孩子的情感世界是德语的呢？如果“我 traurig 了”还可以接受，那“你 trau 不 traurig 呢”？如果这不能接受，那“ha 不 happy”又如何呢？如我在网上找到的下图……



6、家长们一致认为第六例是最不能接受的！“spa 了一个 zieren”是按照中文“散了一个步”的动宾结构，把德语不可分动词"spazieren"硬生生给分开了。这里中德语法不互融，导致可接受度大大降低。如果是“machen 了一个 Spaziergang"会不会好点？

7、第七例中文受德语干涉（Interferenz），动词放在最后了。我认为不能接受的，我会介入，说一遍正确的给孩子听。

8、第八例德语受中文干涉，而且已经乍一眼看不出是什么意思了。这是我儿子要问“Was ist das?", 但受中文句型”这是一个什么？“的影响，说出来的便是中文逐

字翻译 “Das (这) ist (是) eine (一个) was (什么) ?” 这也是不能接受的，我进行了介入。

9、讨论会上，有妈妈提出该例。德语“Schlafmützchen”（小睡帽）的转义表示“瞌睡虫”的意思。小朋友的这句话不经意间进行了一次“Lehnübersetzung 仿译/Lehnbedeutung 借义”，即把外来词按其各组成部分翻译成中文，造成一个新的词汇。大家赞叹小朋友的语言创造力的同时，展望了一下未来：“说不定以后中文字典里就有小睡帽这个词呢”。

的确如此，海外华裔的语言影响中国本土语言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“我有去过北京”这逐渐被大众接受的用法，就是从英美华裔的受英语干涉的中文来的“I have been in Beijing”。而在现今“留德华”的语言里，“昆合同”、“找天妈”，“找黑妈”也很常见。我们在德华人特有的语言库也在逐渐形成。



（以后这就叫“一个可爱的小睡帽”

了。）

扯远了，回到正题：有家长提问：

- 我们没有语言学背景，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纠正，什么时候不该？
- 应该告诉孩子这样说是错的，还是只是说一遍正确的给他听就好？说他错会不会打击他？

答一：成年人对语言混合的包容度因人而异，有爸妈平时说话自己就爱混合，有的人说中文却十分“干净”。总的大原则是**注意观察孩子在跟谁说这种混合语言？**跟“留德华”爸爸妈妈，还是从中国来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，还是幼儿园老师，还是跟谁都这么说？语言学家指出，**多语人有“多语模式”和“单语模式”**，可以根据交流对象及情境开启其中一个模式，关闭另一个。下表模拟出，一个多语孩子“多语/单语模式”的可能情况：

模式	中文单语模式	多语模式	德语单语模式
对象/环境	祖父母、国内亲戚、中文学校	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华裔同龄人	外环境、学校、幼儿园
语种	中文	混合语言	德语

如果您发现以下两种现象，就需要介入：

- **孩子没有能力判断对方是单语者还是双语者。**如果他跟姥姥说：“我要骑 Laufrad 带 Helm 去 Spielplatz.” 必然得告诉他“姥姥不会德语，这句话中文怎么说？”。
- **孩子没有能力把两种语言分开。**虽然语言在他们的大脑中可以“跨界”，是没有“墙”的，可惜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墙的，我们要帮助他们认识界限在哪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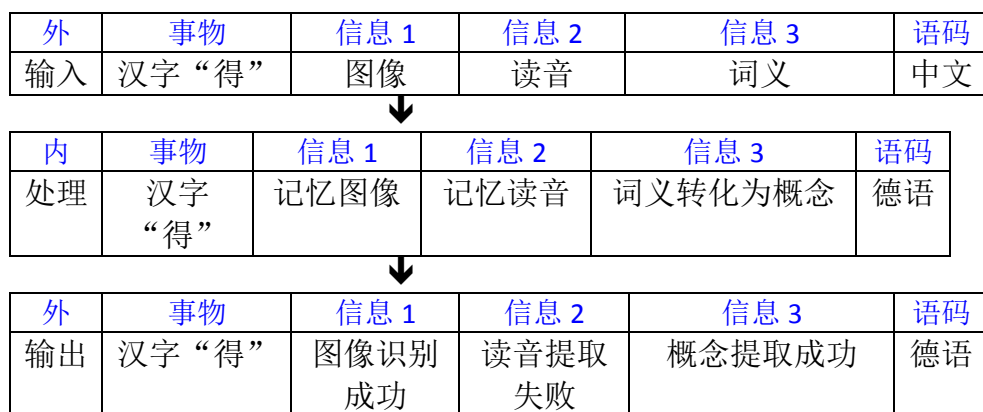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可以看到，按上表模拟的情况，中文单语模式所占比例是非常小的。很多时候孩子跟会双语的父母说混合语言，是因为“懒”，怎么方便怎么说。**家长可有意识建立“单语模式”**，即跟我说话必须说中文。这是要靠时间和贯彻性来养成的习惯。对于很多家长，特别是中德家庭，并不容易。怎么破？送到中文学校来呀！以我班为例，是绝对的中文单语环境。孩子们知道并习惯了，在这里只能说中文。

答二：**介入时，正确的说法一定要说给他听。至于要不要告诉他你说错了，并不是那么重要。**孩子的耐挫性比成人高得多，错了就改，对他们来说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。这也是孩子学语言比成人更容易的原因之一。

- **多语种是认知工具和情感表达工具**

多语种的整体性不光体现在作为交流工具，还体现在作为认知工具和情感表达工具上。也就是说，**多语人是在用两种或多种语言认识世界、认识自己。**关于情感表达，上面“我 traurig 了”的例子已可见一斑。

多语作为认知工具，我又有我儿的一例：一日，为娘的教小儿认“得”字，告诉他：“这是得，得到的得。”隔日考察，小儿托腮冥想：“嗯……这是 kriegen（德语得到的意思）。”为娘的心想：“呦呵，他居然在用德语学中文！”模拟起来应该是这样：



- **语言创造力强、语言敏感性强，对语言的包容性强。**

最开始在“语言自画像”也提到，多语性、多文化性就是多语人的身份。说到“包容性、多文化性”，这又牵涉到家长们热衷关注的另一个话题——多语对孩子们的文化身份、社会身份、自我定位的影响，即“我是谁？别人认为我是谁？”。

影响必然是有的，但落实到个体，是如何影响的，很难进行先验地预测。作为教育者，我们要认清多语性给他们带来的优势和机会，也要认清可能的风险，即上面提到过的“双重语言身份缺失”。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中文和德语发育明显滞后，并影响到孩子的社交行为。近期研究认为，这种现象不是语言能力出问题，而更多由于心理因素，这很多是因经历所致，如环境变化。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。

前面也提到，孩子们的各语种之间没有“墙”。他们对语言的包容性，促进了他们很容易接收一门新的语言，我们要做的是提供机会，并帮助他们分清“界限”。这种包容感从语言延伸到“身份归属”和“文化”，他们会自然地认为，对自己来说“中国和德国”是 *sowohl-als auch* 的关系，像我儿子只要看到电视上放足球比赛，就会天真地喊“中国队加油，德国队加油。”（殊不知，中国队很难和德国队碰头的……）。家长和教育者要做的，是巩固这种包容感，随着时间，引导他们跳脱出来，扬弃地看待，形成自己。站在中国和德国之间的桥，这不正是我们“华德”的理念吗？

这一个个携带“混合工具箱”的小多语人充满了潜能。用什么样的标准和目标来指导他们的语言学习，才是既符合自然规律，又不浪费他们的先天条件的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